

印象洪湖

□ 孙让守

的时候,排水站就能够将田地里边的水排出院外,而每当院内的田地缺水的时候,排水站就将洪湖里边的水排进来,解除困扰人们的旱情。自从有了这座排水站,这里的农田稳产丰收有了一定的保障。

后来的洪湖圩堤越来越像一道大堤,厚实、高大,现在在大堤的堤面上还铺上水泥,平整的水泥路面方便人行走,适应拖拉机和汽车行驶。这条圩堤坚固的程度已经今非昔比,洪湖水对我们的村庄和农田的威胁基本解除。

二

洪湖以出产量出名,在洪湖湖水里生活着几十种鱼,比如黑鱼、鲫鱼、草鱼、鲤鱼,黄颡鱼、鳊鱼、鲈鱼、泥鳅等等。其实我们虽然生活在湖边,要吃到鱼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农人们都要在生产队里劳动,只是到了收工之后,他们躲过干部的眼睛,拿着一张渔网,或者扛着一把舀子,在小沟小河里捞鱼,收获后悄悄地回家,丝毫不能够张扬。

为了增加生产队的收入,我们生产队曾经派出五六个青壮年劳动力专门到洪湖上从事渔业劳动。他们架着一条木船,在洪湖上插上迷魂阵,或者每天晚上在洪湖水下放置捕鱼的竹制器具——篋子。他们每天都有比较可观的收获,这些渔业收入是我们生产队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还记得有几年,洪湖水中出产大量的小米虾,当时的小米虾晒干后能够卖给湖南人,大概是三五毛钱一斤。我们的乡亲们趁着夜晚不出工的时间到湖中捞虾,一个晚上可以有十多斤甚至二十几斤湿虾的收获,晒干后会有几元钱乃至十元的收入。大人要出工,不能够经常从事这种劳作,很多放牛娃边放牛边打鱼摸虾,我那个时候在读书,很羡慕小伙伴们。

到了冬天,洪湖还是可以捕鱼的,洪湖的中心区域,水比较深,鱼儿们可以自由行动,可以划船到洪湖的深水处捕鱼。靠近湖岸的地方也是有鱼的,但是由于湖水较浅,不适宜船舶进入,很多时候,人们为了捕捉到这块区域的鱼,必须徒步进入湖中。在小坑小洼里边,没有人的干扰,水很是清亮,可以看到水中的鱼儿自由自在地游荡,到一个个小水坑捉鱼,可以捉到鲫鱼、鳊鱼、刁子鱼等。鱼被禁锢在一个很小的水洼之中,实际上已经成为瓮中之鳖。踏到水洼之中,在淤泥之中用手摸一摸,或用脚踩一踩,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或捉到一条黑鱼,或踩到一只鳖……

除了捕鱼,还有捕野鸭的,捕野鸭需要工具,比如猎枪、大网等,这都是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做不到的,只有看那些专业户如何捕猎。他们将渔船用草掩盖,对停歇在水面的野鸭形成合围之势,打猎的人都埋伏在船舱之中,后边有船夫慢慢划动小船。野鸭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在湖水中嬉戏,或扇动翅膀,欢快地“嘎嘎”地叫唤,或振翅飞翔,然后射在水面……当船行驶到野鸭进入猎枪的射程之内的时候,猎手们猎枪齐发,野鸭们一个个中枪之后或横尸水面,或惊飞后落入水中,只

有极少几只能够侥幸逃脱。

到了夏秋之交的时候,荷叶丛中荷花少了很多,更多的是成熟的莲蓬。莲蓬低垂着脑袋,虽然没有荷花的明艳和招摇,但是却很实在——圆圆的青绿色的托盘,托盘里的莲子,清香诱人。清晨带着露水采摘一个莲蓬尝尝,非常清甜爽口。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莲蓬老了,莲蓬的托盘开始萎缩,镶嵌在托盘中的莲子变成了黑色,变得老硬。如果让它自然老去,它最终会落入湖水之中,到了来年的春天,它又会孕育出一个新的生命——长出新的荷叶荷花。

当时的供销社收购晒干了的莲子,两毛多钱一斤,打一斤莲子就相当于父母亲一天劳动的价值,更何况只要下湖,无论如何也不会只收获一斤干莲子啊,一天收获三五斤干莲子,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打莲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穿比较厚的裤子,脚上要穿胶鞋,在淤泥和湖水、菰草和荷叶荷花中艰难行进,其中的苦况是难以形容的。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同时荷梗上的刺会划破你的长裤,划伤你的膝盖。

三

在靠近湖岸处,有一块一块被荷花荷叶菰草的包围的水泊,水面上生长着菱角藤。如果洪湖水上涨,它也会如浮萍一样随着水位升高,菱角藤是一片又一片的。我们村子里每家每户都要在夏秋两季捞一些菱角藤,农人们将这些菱角藤晒干后,储存起来,到了冬天喂猪,菱角藤是喂猪的上好饲料。当时生产队只有为数不多的三五只船,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捞到菱角藤,生产队通过拈阄的方式安排了每家每户下湖捞菱角藤的顺序。

当轮到你家的时候,你就得天不亮的时候起床,匆匆吃过早饭,就带着各种工具如竹竿啊,船桨啊赶到洪湖边上,然后划着桨,或者撑着船,向湖中进发。

捞菱角藤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水浅的时候,人可以下水,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捞,效率非常高,水深的时候,那就只能坐在船舷上捞了,效率当然低一些。

下午船停靠在湖岸边,将菱角藤从船上取下来,铺晒在洪湖的圩堤上,等到晒干了,就可以收起来,运回家中。当你的船停靠在洪湖圩堤边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或者小孩提着竹篮到你的菱角藤上采摘菱角。他们这家摘完又赶趟下家,一天会有不少的收获。嫩的菱角,剥开菱角壳就能够生吃,清脆香甜。老的菱角,用菜刀剥去外壳,煮着吃,或者将菱角直接下锅煮汤,这种菱角淀粉丰富,吃起来虽然感觉有些硬硬的,但是一咬即碎,香甜粉糯,非常好吃。

在洪湖的中心,清亮的水面之下生长的是一种水草,我也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我们农人俗称之为“丝草”,可能是因为这种水草细长如丝的缘故。当时生产队要积累绿肥,我们农人们要撑着船,运行十几里乃至二十几里到洪湖的中心去捞丝草。湖上风平浪静,水面波平如镜,从上往下看,水中的草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有时候也会看到小鱼小虾从草丛中游来游去,一副非常闲适

的神态。再抬头看看四周,除了自己的船只以外,远远地看到几只同是捞丝草的船只,估计认识的,不妨地大声喊喊。水面空旷,你的喊叫声需要数秒乃至一两分钟才能传过去;不久,对方很快就有回音从水面上传过来。

捞丝草的劳作是非常劳累的,农人使用的工具是两根竹竿,他们双脚横跨在船上,两只手各执一根竹竿,将竹竿伸进生长着丝草的湖水之中,接着两根竹竿合在一起,按照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竹竿,将丝草缠绕在竹竿上,然后拉到船上,放进船舱。等到太阳西斜,再干一段时间,船上的丝草大概已经装满,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在洪湖的水面上还生长着一种草,我们本地人称之为高草,实际上它的学名叫菰草。菰草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冬天菰草枯萎,到了春季迅速返绿,茁壮生长。到了春夏之交,菰草已经很高大了,我们将菰草下端的白嫩的部分剥出来,这部分叫高笋,可以做成非常美味的菜肴;用高笋煮黄颡鱼,那更是绝配。

到了秋季,菰草的生长处于高峰状态,在菰草梗上会结出一种类似于果实一类的东西,它的学名叫茭白,而我们的农人们则给它取了一个俗名,叫高巴。把它切成细丝,与猪肉同炒,也是人间的一道美味。其实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更为简单的吃法,将高巴放在烧火后还有余热的灰烬中,待烧熟后取出来即可食用,吃起来也是非常软糯香甜的。

秋末时,洪湖的湖水水位降落,菰草着土,我们踏着淤泥到洪湖割菰草,菰草可以做饭的燃料。不过我们家每年都要割菰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家的房子有一截是苦盖菰草的,盖在屋顶的菰草容易腐烂。我的父亲每年割一次菰草,然后将上一年的菰草换掉,盖上当年的新割来的菰草。

走进菰草丛中,你看不到左右的人,只能仰望天空,看天上的云朵和太阳来辨别早晚和方向。草丛中藏着各种各样的水鸟。我经常看到比我们大一轮的青年男女总是喜欢钻进菰草丛中,捡拾鸟蛋,回家后,将这些蛋加一些青辣椒炒了吃,香气扑鼻。后来,我选择了一个晴好的天气,打着赤脚,手提一个小竹篮,跟着那些少男少女们钻进了菰草丛中。我们的到来惊动了在鸟窝里的鸟儿,它们展开翅膀,“扑棱扑棱”地飞了出去。我们寻找鸟窝,捡拾它们遗留下来的鸟蛋。返回的时候,虽然谈不上盈筐满钵,但是每个人都有所斩获。

后来听人说,如果多食鸟蛋,脸上有可能会会长很多雀斑。当时我们虽然没有所谓爱美之心,但是对于脸上无端长出雀斑还是比较在意的。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个善意的谎言——它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善意地规劝。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的少年时期,那个物质生活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年代,洪湖就像我们的衣食父母,不离不弃,无私地哺育着周边的人们,带给人们无限的生命力,她是我们物质生活的重要依靠。至今,母亲湖——洪湖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依然深刻,她始终是那样温暖、亲切、宽厚而美好。

乎要我在捕风捉影中去搀扶?也更像囱中里的炊烟,随时淡化于虚空。它有时似风如人,也会轻抚我的额头,有时人又似乎成风,凄伤地漫过我悲愁的脸庞。这微凉若扇,清冷如玉之顿景,于是渗进我的肌骨,透入我的脚底,这永生的钟爱,却让我无怨无悔,痛快地独享在秋的散步与宁静之中。

我愿世间的相伴男女,在秋风的拥抱里,抛开愁云,欣悦微笑。在这灯火辉煌的洪湖夜乡,在这夜深人静的荷花广场,我乘着老伴的熟睡,偷偷地独享着秋的散步与宁静……

虽然父亲离开我们13年了,但是跪乳之恩、舐犊之情,我将永远铭记。

2008年我从北京回老家过春节,湖北遭遇罕见的冰冻雨雪天气,自来水管破裂,我每天拿着桶到隔壁农家提井水,直至在自来水公司的抢修下恢复供水,母亲说:“儿啊,幸好你们在家过春节,不然我和你爸爸真的是没水用。”

准备回京时,母亲拿着一床棉絮说:“儿啊,北京冬天冷,带一床棉絮垫着暖和些”,我说:“北京冬天房间有暖气,再说我可以买。”可是母亲执意要我带上,我实在是拗不过她。回到北京一打开,看见棉絮上有母亲亲手绣的“平安”二字。儿行千里母担忧,那是母亲对我们的牵挂和祝福……

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期间,我从北京回洪湖看望父母。母亲开门高兴地说“我的儿回来了”,她想用手摸我的脸却没有摸到,发现她的双眼完全看不见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原来半年来了了不让我牵挂和分心,每次打电话家人都闭口不谈此事。

我决定带母亲去医院治疗眼睛。第二天早上我一只手牵着父亲一只手牵着母亲,从排水闸走到夹街头,在一家面馆安顿他们吃早餐。母亲虽然看不见但可以自己吃,父亲双手失能,我只有有一口一口喂他吃,看着年迈的父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一到洪湖市人民医院为我母亲诊疗眼睛,预约了白内障手术,为此我推迟了回京时间,直至母亲手术成功。

因为父亲帕金森综合征多年,母亲又不能再劳累,我们几姊妹商量把他们送到民政局夕阳红敬老院安度晚年。回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也住在敬老院陪伴父母,真的是父母在哪,家就在哪。

重阳节我回到洪湖看望父母,他们非常高兴。我依偎在父亲身边帮他剪指甲、脚指甲,又带他去一个老熟人那里剪头发。父亲走路非常缓慢,上不了公交车,我就抱着他上车,就像我小时候他抱着我一样。剪头发、刮胡子、掏耳朵、按颈脉,还与老熟人回忆起一些往事。我多么想就待在他们身边,让他们膝下承欢尽享天伦之乐。

母亲也乐呵呵地,还参加敬老院组织的重阳节扇子舞,谁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2009年12月20日母亲去世,我十分悲痛,回到洪湖办完母亲的后事,准备回北京打理生意。无奈之下,我们几姊妹一番商量,并征得父亲同意,把他托付到一家民营养老院养老。

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我一年几次从北京回洪湖到养老院看望他。有一次我走进养老院,他一动不动直挺挺坐在轮椅上,我非常心酸。父亲眼睛经常紧闭,只是偶尔睁开看我一下,我用手握着父亲的手,他也轻轻摸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儿啊,在北京你人生地陌不简单,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估计是不行了,没能留下什么给你啊。”我说:“您给了我生命我已经非常感激了。”

2011年春节我又到养老院陪伴父亲,感觉父亲好像真的是撑不了几天了,我说“爸爸,您这样子了,我就不去北京,在家照顾您吧。”父亲不知哪来的力气,气地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要以事业、家庭为重。”又过了一会,他接着说:“儿啊,我迟早是要走的人了,不能拖累你啊。”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父亲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连忙用纸巾帮他擦拭,他又说:“儿啊,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坚强,一定要把两个孩子照顾好、培养好。”

我含泪答应:“嗯,我会努力的。”谁知那竟然是我与父亲生前最后的对白,2011年3月14日父亲去世,从此我像一个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的孩子。

“父母在不远游”,我一直非常内疚,父母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远在他乡。“子欲养而亲不待”,我非常惭愧,父母陪我长大,我却没能陪他们到老。

与父母亲最后的日子

□ 邹俊铭

独享秋的散步与宁静

□ 谢钊作雄

让人焕然一新。那新鲜感觉,似心底之晶莹,犹如穿透浓雾见了蓝天。

独享秋的散步与宁静,有时选择在秋晨,当秋风扫过庭院,我把病床上的老伴打扮得像位客人。原本漂亮贤惠的老妻,经过这一场突如其来病魔,变得面黄憔悴,蓬头垢面,特别是眉宇之间,充满了恬淡与悠然。那沟壑纵横的皱纹,象征着难以忘怀的历史,那黯淡的脸色,如同秋日的落叶,静谧而深情。在我两年的精心护理中,这块久经风雨的老石碑通过洗涤,仍然闪烁着想念孙儿的微笑。

独享秋的散步与宁静,有时选择在黄昏,那草黄叶散,籽落花谢,山重水复,暖阳舒展,柳暗花明,能让人焕然一新,万紫千红。但见那彩色的蝴蝶四周飞舞,翠绿的草叶,逐渐变成一片片金黄色地地毯,映辉着秋的上空,辽阔无限。那苍穹朗洁,山静发青,水静发蓝,正恰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咏秋》所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此意何等美妙。

独享秋的散步与宁静,让我感觉到,像是一丝丝细密的轻风,简直柔软得多么纤弱,似

公益广告



洪湖市融媒体中心 宣